

智者文摘

还有大批派遣到海外的特工人员，驻外使领馆在海外搞拉拢、搞仇恨运动的额外资金，豢养大批网特在互连网上造谣生事、满嘴喷粪。这些都是钱堆出来的，没有钱没有利，那些利益小人，怎么会去给江氏卖命？

江泽民还用巨资收买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投反对票阻止提案，比如 2001 年 4 月，江访问南美期间，仅古巴一个国家，一次性就收到了 4 亿美元贷款。

还有很多巨额开销，这里就不一一列数了。而且有一点是绝对肯定的，和历届政治运动一样，这些钱，没有一分是从国家领导人自己的小金库里出的。花费再大，也都从吃苦耐劳、信息封闭的中国人民的腰包里掏！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妒忌成性、对权力有着无限贪恋的江泽民，不顾当时中央的一致反对，一意孤行，不惜采取非法手段，走民政部的门子也非得要“三个月消灭法轮功”而导致的！

其实，很多修炼的人已经没有工作的权利和生存的权利，而他们有很多人本来都是事业有成的人，都在为企业和国家创造很多价值，即便是退休和下岗职工，也都因为修炼受益而给国家节省了巨额医药支出。剥夺了他们生活和工作的权利，剥夺了他们的健康和快乐，这对国家和社会的损失有多大？他们的家人和朋友承受了多大的痛苦？他们修炼的是正法大道却被江××栽赃陷害。这里包含的巨大经济损失能不算吗？

朋友，您比我聪明，请您帮计算一下，江氏迫害法轮功到底用了多少钱。在加上贪官污吏腐败遍地，几家国家银行早就被巧取豪夺蛀空，超过了破产的界限，还有几年来打水票的巨额外国投资。就这些，前总理知道了真相都当众哭晕过去了，我想，您的存折里的钱，有多少坏帐，您真得好好算算了！

(2003 年 7 月 3 日 闻昕)

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用了您多少钱？

【明慧网 7 月 3 日讯】我在同一个陌生国人谈江××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他说现在咱国家能让咱挣俩钱，法轮功是小事，和普通人没啥关系。我说江动用四分之一国力来迫害法轮功，他说不可能。我说咱们粗略算算。

镇压法轮功前，国家统计有 7000 多万人炼，他说没那么多。其实 7000 多万是江××不愿意让炼功人数超过党员人数才这么报的，当时实际学炼人数是一亿。集中讨论，放下这个人数问题先不说，我说那咱按中国政府镇压后公布的数据两百三十万人算（实际人数是官方宣布人数的 50 倍）。假设监控每个人用十元钱那就是 2300 万，如果每个人用 100 元那就是 2.3 亿元。我知道有一个例子，某部队单位，有两个炼功人，镇压后，给安置到地方去了，后来因为还炼，上边要求弄回来看管。结果又派人把他们接回，这一来一回就花掉 7 万元。

为镇压法轮功，江××在全国范围内成立了专门迫害法轮功的组织 610（1999 年 6 月 10 日成立，凌驾于公检法之上），它遍布全国的乡县城市。每个 610 办公室按 3 个人编制，一个办公室，一部电话，要发工资奖金和车马费用。开销要多少？

单是天安门广场的看着不让法轮功学员请愿的便衣、警察、武警，一天开支就是 170 万到 250 万。监听法轮功学员电话的投资是 40 个亿，而负责监听的人员的费用又有多少亿？

为了新建的关押法轮功学员的监狱和洗脑班江氏动用了 42 个亿。江花在迫害法轮功人身上的钱都是人民的纳税钱，完全可以用来解决下岗职工的生活困难和为百姓造福。

用马三家洗脑者们常用的权威论据说，[江泽民]为[镇压]法轮功而花掉的国家资金“等于打一场战争”。现在打一场战争究竟需要多少钱？

中央电视台应该改名为“不中不央”电视台

【明慧网 7 月 17 日讯】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可以说是江泽民的个人喉舌，一方面为江泽民兜售“三个代表”的假货，一方面为江泽民谩骂法轮功。其实喉舌们对这种工作也是厌烦无比，所以也就敷衍交差了事。

今年 7 月份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相继就发生在浙江的一起毒杀乞丐案对法轮功进行诽谤。新华社的文章发表在 7 月初，是为了向 XX 党的生日献礼。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在 7 月中旬播出，是因为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于 1999 年的 7 月 20 日，如今接近 4 年了，要为己走入末路的镇压打打气。这两大喉舌对这项政治任务显然各有体会，它们借杀人犯之口推出的栽赃法轮功的言论完全不同，这就如同两个同案犯居然连串供都懒得做，显然是破罐子破摔了。

新华社的言论是一通梦话，笔者曾建议新华社开除对撒谎工作极端玩忽职守的记者。最近的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则更加离谱。法轮功一贯倡导的修炼原

则是“真、善、忍”，可是中央电视台让嫌疑犯一口咬定自己是法轮功学员，修炼的是“不真、不善、不忍”，然后把杀人犯罪说成是法轮功的“精神控制”。笔者当然知道中央电视台的本职工作是撒谎，也知道中央电视台的员工们对本职工作一贯懒散，但中央电视台的员工如此直接了当的“加不”栽赃术简直是对撒谎工作的嘲弄。这样的栽赃术只能骗一骗智商低下的江泽民，观众肯定不会上当。

按照中央电视台的逻辑，一个人如果说了什么词语，那么把这个词语前面加上“不”字则仍然可以算在这个人的头上。如果一个学校教师让学生“好好学习”，那么中央电视台可以把“不好好学习”栽到这个教师头上。如果一位家长让孩子“说实话”，那么中央电视台可以把“不说实话”当作这个家长的教导。按照这个逻辑，中央电视台应该改名为“不中不央”电视台。

(2003 年 7 月 17 日 澄明)

新华社应该开除不称职的记者王旻

民谣

一个非典警察
的自白书

【明慧网7月5日讯】我们不得不承认，作为大陆独裁政权首席喉舌的新华社，在涉及到独裁政权的统治利益的问题上，是一个谎言社。它会想尽办法掩盖对独裁者不利的事实，比如近期对非典瘟疫的掩盖；它会竭力夸大对独裁者有利的消息，比如一年多来对“三个代表”的自欺欺人的吹捧；对独裁者认为的敌人，它会不遗余力地抹黑，比如对法轮功的文革式的批斗和栽赃陷害。

在美国，政府是不被允许拥有自己的媒体的，就是因为政府的媒体在与政府相关的问题上，一定会成为一个谎言媒体，美国纳税人不能容忍自己的钱被用来养活一个欺骗自己的媒体。所有美国国内的媒体都是民办的，用来监督政府的一举一动，发挥第四权的作用。与此相比较，中国老百姓就太可怜的。他们的血汗钱被用来养活新华社这样的谎言社，这个谎言社长年累月地欺骗他们、愚弄他们、误导他们、剥夺他们的知情权。

新华社既然是一个谎言社，新华社的记者在采写事关独裁者利益的新闻时，就是谎言制造者，他们的职责就是造谣撒谎、栽赃陷害，新华社把人民的血汗钱拿来付给这些记者们工资，就是要他们来造谣撒谎、栽赃陷害。

从这一点上看，新华社记者王旻就是一个对造谣撒谎、栽赃陷害这一本职工作极端不负责任的工作人员，工作态度极端不端正，工作能力也极其低下。王旻在7月2日从杭州发了一条消息，主题是对法轮功进行造谣诬陷，把一个特大投毒杀人案的嫌犯说成是法轮功“分子”，然后通过“分子”的口说是法轮功教他这么干的。这个主题当然是符合新华社的大方向的，这没有问题。但关键是王旻对这一工作非常不认真。他在对法轮功进行栽赃之前，对法轮功的书籍一点都没有进行研究，对自己研制的谎言的逻辑也没有做任何推敲。所以他的谎言一戳就破，起到了“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作用。

比如，王旻借用嫌犯的口说：“乞丐、拾荒人员被认为是人类中最高层次，杀死乞丐、拾荒人员有利于修炼”。显然，王旻根本就没有看过法轮功的书籍，因为在法轮功的书籍里边根本没有类似的话，连沾一点边的话都没有。这样的工作态度不是只能让新华社的“栽赃工作”更快地被揭穿吗？怎么能符合“天下第一谎言社”对员工的要求呢？

再有，王旻硬是把“最高层次”这一崇高荣誉给了“乞丐、拾荒人员”，那么中国老百姓再笨，也会想一想，既然“乞丐、拾荒人员”是“最高层次”，以新华社一贯宣传的法轮功“痴迷者”“追求圆满升天”的“痴迷”劲头，应该会有大批人改行去当“乞丐、拾荒人员”，可为什么这种事情竟然没有发生？

还有，王旻说：“杀死乞丐、拾荒人员有利于修炼”，那么中国老百姓也会想了，既然王旻一口咬定法轮功的“分子”们认为“乞丐、拾荒人员”是“最高层次”，为什么这些“分子”们还胆敢杀死“乞丐、拾荒人员”这些“最高层次”的人物？杀死“最高层次”怎么会“有利于修炼”？这到底是什么逻辑？

王旻把这种毫无来由的梦话拿来对法轮功进行栽赃诬陷，这也太低估大陆民众的智商了。王旻对撒谎工作如此不负责任，如此不动脑筋，如此懒惰、如此愚蠢，对于“撒谎工作”无论在工作态度还是在工作能力上都是如此糟糕，真是砸了新华社“天下第一谎言社”的招牌，这不是自爆新华社总指挥江泽民氏无理镇压的底细吗？建议新华社立即开除所有“记者王旻”这种不称职的员工。

(2003年7月5日 文/澄明)

我不是一个老板
也不是什么大款
没有赶上平息暴乱
没有赶上十年动乱
也没赶上三反五反
更没赶上土改共产
可我总想活的灿烂
也不枉来人间一转
忽然见江主席对法轮功发难
我明白自己的机遇正在眼前
从此生活不必那么平凡惨淡
时来运转！

抓人立马兑现款
打人火速升大官
你炼功 上夹板
你绝食 给你灌
你呼喊 打你脸
你抗议 电棍电
江主席密令壮我胆
罚就罚个倾家荡产
打就打个皮开肉绽
转干提拔当模范
腰缠万贯成大款
推杯换盏人肉宴
欢歌笑语红裙乱

可是风光没几天
忽然感觉不舒坦
身发懒 腿发软
头发烧 气发短
怀疑自己得非典
想去医院又不敢
病魔缠身没人管
求神拜佛有点晚
人之将死言也善
可恨江贼把我涮
一梦醒来滚油煎
一声霹靂人间换
树倒猢猻散
凄凄惨惨！